



麗澤論說集錄目錄

第一卷

門人集錄易說上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比 師 小畜 履 泰

同人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井圖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習坎 離

第二卷

門人集錄易說下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兌 繫辭

第三卷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葛覃 卷耳 樛木 蠡斯 桃夭

兔置 漢廣 鵲巢 柏舟 綠衣

谷風 旄丘 北門 桑中 載馳

淇奥 氓 河廣 君子于役 揚之水

將仲子 擊缶 子衿 溱洧 還

十畝之間 碩鼠 無衣 衡門 蟋蟀

狼跋 四牡 常棣 出車 采芑

庭燎 沔水 白駒 節南山 正月

雨無正 巧言 何人斯 四月 小明

苑柳 角弓 靈臺 行葦 既醉

公劉 板 抑 桑柔 天作

振鷺

第四卷

門人集錄周禮說 五

第五卷

門人集錄禮記說

第六卷

門人集錄論語說 六十八

第七卷

門人集錄孟子說 八十一

第八卷

門人集錄史說 四十

第九卷

門人所記雜說一

第十卷

門人所記雜說二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為成書後再刊定
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
授為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
之者也 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
傳習而終不能止 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
是正然其大義奧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
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

仍据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季謹記

寒雲秘笈
珍藏之印

南陽
講易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一

門人集錄易說上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為

乾

精義

讀易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為堯舜濬哲文明為舜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

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元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

雨施品物流行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句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曾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

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
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
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
分為二故君子體而為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
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
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
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
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
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
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
所為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
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

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
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
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
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
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脩業凡人之為
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

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
可進業可脩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太抵為學之道當先立
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脩
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脩譬之播
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
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
何患不脩故忠信所以立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
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
貴出乎誠敬脩於外而不脩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非所謂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者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脩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脩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

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

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
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
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如在下位而不憂憂私
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
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
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脩業之及時也蓋進德
脩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
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
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言萬
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
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
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
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
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
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
我徧爲萬物之類乎 聖人作而萬物觀若以交

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宵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
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

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章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發明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彖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彖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夫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无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豪不

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之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

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

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

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

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

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其遠然而履霜須便

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

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疑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疑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疑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文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疑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弑君弑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做成皆由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弑君弑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由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

弑君弑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盃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鬪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即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之謂也大邪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文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

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看得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五之爻却六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始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

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所傷幸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但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

終逼近於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文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文入於險中

而不害其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則必有比若道善羣苟先善羣之德則強陵弱眾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

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
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
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
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
看伊川說

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
皇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
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
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
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

後往爾凶猶及之况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剛中也此
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
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
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
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
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
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
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享吾德意

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
一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
一盈缶无一豪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
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者春秋解詩
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
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
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
干祿之求也緣其實柔體順故有貞吉自矢之戒

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
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二段之說相須
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
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
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
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
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
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

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一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一况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象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咥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

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
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
至難至危其它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
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
剛很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
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
凡孔子之彖易多具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
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
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

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
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
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
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
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
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
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
多抱閔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

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亂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蓋不爲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泰

泰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曾中之天地曾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眾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眾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

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
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
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
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
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
不必自為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
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它州之州巷
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

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
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
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
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
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
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
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
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

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
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
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
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
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
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
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
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
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先問

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
籬牆壁若纒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
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
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
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
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
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
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

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
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
間也人惟中无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
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
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詞采自銜實有者却不如
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
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
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
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

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
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
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
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
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
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
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
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踐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

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有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上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却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无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却不濟

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
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
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
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氣大者若非和
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
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
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

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
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
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
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
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
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曾中元无樂如何作
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
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

諸金石鐘鼓之間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洩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止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

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

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
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
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
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
上六真豫今人當真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
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真成之凶而言有
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

善人之宗 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
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
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
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
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真乃无咎
豕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
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
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
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
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

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

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爲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徃徃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

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則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冒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言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

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爲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

且如宣政間蔡京爲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
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
蔡曰彼既欲爲好官又欲爲好人此雖姦人之言
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爲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文却與六二政相
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
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
病以去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
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古之人
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

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悅玩
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
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
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
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
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
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
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
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
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

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爻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已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無咎所以至誠無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

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無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弒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

知其非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簾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簾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

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爲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爲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爲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爲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
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
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文

蠱

蠱之爲卦取事爲諭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无
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
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
訓事蠱乃有事也在爻爲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

爲蠱所壞則不必脩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
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
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
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夫其當如此治天
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
蠱壞所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長成
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
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

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
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
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
久聖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
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
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
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
意唯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
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

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
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
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
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身而
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
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
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
而不巽无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會中
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太亨以此見處天下
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

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盡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无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此皆是未

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

若无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爲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爲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己无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爲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

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外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自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爲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爲正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爲地又與未到者爲地若只與已到者爲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文求意者有求意於文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辨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為治事故以此文終之諸文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



